

匪區人民的反共抗暴

林秋金

一 前言

自從共匪竊據大陸成立偽政權之日始，匪區人民反共抗暴事件，幾乎無日無之，甚至愈演愈烈，二十餘年來，雖然經過共匪的全力鎮壓和打擊，但是並未因此緩和匪區人民仇恨共匪的情緒，反共活動也沒有被共匪一連串的鎮反運動所懾伏，反而促使他們運用嚴密的組織來代替過去個別的反抗。尤其自一九七一年九月間，林匪彪事件發生以來，由於此一事件充份暴露共匪高階層權力鬥爭的尖銳和共匪內部危機的嚴重，大陸人民的反共抗暴活動，隨著此一情勢的發展也變得更加活躍、積極。茲將近年來所發生較具代表性之具體事實分述於後，雖屬九牛一毛，但由一斑可以窺全豹，或可增進一般人對匪區亂局之瞭解。

二 反共抗暴活動

一、反共宣傳

(一)據逃港青年透露：廣東惠州西江大橋的反共標語事件為流傳最廣的反共佳話。西江大橋在惠州西南，橋身很長，為廣州到汕頭公路上的要道。在橋中間張貼標語，非常醒目，效果也大。最近又發現橋上貼了十餘張標語，上寫「打倒毛賊東」、「蔣總統萬歲」等大字，顯然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註一)

(二)上海火車站、徐家匯火車站及浦東等地先後發現張貼有梅花標誌

之反毛標語，內容有「處死毛澤東、周恩來、江青」及「活捉張春橋」等。

(註二)

(三)南雄匪捲烟廠有男女工人四百餘人，所製「大英雄」牌香煙專供內銷。去年三月九日清晨，該廠車間及包裝部門牆上發現貼有反毛標語。匪幹據報後，迫令每一工人書寫十餘字以供鑑定筆跡，並對各人家庭狀況進行調查及要求交代，凡交代不清者均被扣押候訊，因而引起羣衆不滿。該廠廠長姚匪因受此連累，遭受革職處分。(註三)

(四)去年五月間，韶關市及曲江縣發現有反共標語及傳單，標語內容包括：「打倒新秦始皇毛澤東！」、「農民勞工大衆團結起來向吸血鬼共產黨攻擊！」、「被壓迫的廣大知識份子堅強起來反共救國吧！」傳單內容係指控毛、周、江等匪會玩弄權術迫害幹部及工農大衆，是中國人民的公敵。並指江匪青學秦始皇焚書坑儒，毀壞中國五千年來的傳統文化是禍國殃民的當代妲己。(註四)

(五)博羅縣賴子圩利山鐵礦內工人因對共匪不滿，於深夜以藍色墨水書寫「殺死毛澤東、江青」之大字標語兩張，張貼於第三工地之石壁上。(註五)

(六)廣州珠海廣場沿河邊長堤一帶發現有小型油印反共傳單。據參加匪春季交易會之林姓商人透露：彼當時曾與另一位參加交易會商人朋友在該處散步，順便揀起兩張察閱，所印文字一為「為糧食輸出，人民受飢抗議」，另一張大意謂「請參加交易會的客人，注意觀察人民苦況，把中國人民的悲慘處境傳到全世界去」。(註六)

(七)廣東沿海各地，自前年冬以來，不斷發現有「青年之聲」的祕密電

台，並出版「青年之聲」月刊，秘密流行，這份月刊有社論及通訊，世界新聞等欄，對大陸各地人民反毛反共活動報導頗詳。（註七）

（八）廣西自治區十萬大山有一反毛地下電台，於五十六年「文革」初期即已出現，廣播內容近期係以反對毛、周二匪言論為主。（註八）

（九）自去年初以來，南京市各地常發現以各種方式製作、散發之傳單，其中較突出者有三件：第一件是發生在電影院內，反共份子利用匪向觀眾散發宣傳文件的習慣，在電影放映期間把傳單交由觀眾傳遞，由於光線黑暗，觀眾每人抽一張後便傳交別人，直到散場時始發現各人手中拿的是一張反共傳單。第二件是反共份子將傳單暗置在電影院樓梯的欄杆上，只要碰到一下，即會飄落樓下散滿各地。第三件：反共份子將傳單暗置於高級匪幹汽車後座某部位，當汽車開動時，傳單即飄散沿途街道中。（註九）

（十）五十九年十月十日凌晨，在拉薩市八角街一帶牆壁上張貼有用毛筆書寫之中文、藏文反共標語四十餘張，中文標語上書「慶祝雙十國慶」、「蔣總統萬歲，國民黨萬歲」、「全國軍人迎接國軍反攻大陸」、「打倒共產黨」、「消滅毛林偽政權」、「西藏恢復自由」等。（註十）

二、建立反共組織

反共組織以華南區最普遍，尤以粵、贛、湘、桂等省為多，據有關資料最保守的統計，大陸上已出現五百多個反毛反共組織，為數之多，無法一一列舉，將其重要者分述如後：

（一）青年救國團——大陸各地的反共組織以下放各地的知識青年組成的最多，其中以本名稱為最普遍，所不同的是按照下放所在的地區冠上一個該省或該市的名字以作區別（註十一）。如雲南青年救國團主要成員就是青年學生。

（二）下放青年大同盟——此秘密組織的總部設在廣州，並在惠陽、寶安等地設立分支機構，其主要成員為被共匪強迫下放農村的知識青年，並有現在匪偽機構任職的青年和失業青年參加。該組織常協助青年逃往港澳。（註十二）

（三）中國人民反共聯盟軍——該秘密組織係由駐防廣東沿海的前匪軍四野部隊幹部及復員轉業官兵所組織。（註十三）

（四）中國國民黨——民國五十三年間，粵東地區匪復員轉業軍人及黨團員匪區人民的反共抗暴

秘密組成的，其宗旨為：①反對共匪極權政治，②重新實施土地改革，③爭取人民生活自由，④反對階級鬥爭及階級報復。該黨在五十七年以前吸收對象主要為匪退伍軍人，自五十七年起改為偏重五類份子子女。由於發展迅速及活動積極，漸為匪所注意。（註十四）

（五）反共救國軍——領導人為崔永傑，現任惠陽地區淡水鎮崇雅中學教員，其總部就設在校內，成員亦以該校師生佔最大多數，成份多為地主、富農。（註十五）

（六）反共救國自由陣線——主要負責人為羅知培（約四十歲，匪復員軍人，偽縣級幹部）、陳兆鏗（匪紅軍出身，地委幹部）、謝惠賢（女，大學生，其父為華僑）、鄧鵬及江華等成員大多為青年及農民。該組織於前年九月間曾採取半公開方式活動，後因上述各負責人均被匪逮捕判處死刑，彼等乃轉入附近山區繼續秘密活動。（註十六）

（七）中國工農獨立團——團長關俊業（三十歲，大學生，曾任建築設計師），骨幹份子有鄭大川、李晴波、龐×立等，成員三百餘人，大多為各地盲流青年，彼等擁有槍枝、彈藥等武器及無線電台，軍用地圖，防毒面具等。活動方式係以小組為單位，採取單線聯絡，規定個人如失事被捕，應嚴守工作紀律，不得洩露組織秘密。五十九年七月間，該組織擬襲擊該縣老隆鳳閣山附近匪軍倉庫，因事機不密，為匪事先獲知，調派大批匪軍前往圍剿，此後即消聲匿跡。（註十七）

（八）新紅色娘子軍——成員為一些女性知識青年，被共匪下放到海南島來，她們都是來自廣東「文革」時期的女紅衛兵。（註十八）

（九）人民聯軍——主要成員為滇省之傣族、拉祜族、擺夷族民衆，反共意志高昂，擁有戰鬥員兩千餘人，由一擺夷族的領袖領導，呼籲各少數民族團結一致，起而反抗匪偽暴政。（註十九）

其餘如救國委員會主要成員為工農羣衆與下放幹部，江北反共游擊隊，主要成員為勞改犯；砲兵團（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羣衆組織之一）主要成員為匪軍、共幹、學生、農民……等等。

三、游擊破壞事件

（一）台山縣石筆潭發電站六十年二月十六日夜十二時發生爆炸，使整個台山縣城及市郊農村均無電照明。二月十九日該縣匪保衛部門逮捕青年男女

共十二人，被指控為「破壞祖國建設」之國民黨特務，被處決了。(註二十)

(二)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行走東江至廣州的匪「東方」、「聯合」輪船二艘，由老隆滿載農產品及猪隻等駛往廣州，晚七時許被反共武裝攔截，喝令停航，兩輪匪押運部隊抵抗，被反共武裝開槍掃射，擊中「東方」輪機房，當場引起焚燒；「聯合」輪急駛逃去。東方輪死傷十餘人，貨物被反共武裝運走。(註二十一)

(三)西藏地區人民由於痛恨共匪，不斷發生襲殺匪幹事件，如去年元月初，江孜地區被藏胞殺死兩人。

(四)南海縣匪公社隆紗網織造廠現有工人五百餘名，某日，該廠儲存產品之倉庫發生火警，因火勢猛烈，無法撲救，倉庫全遭焚燬。(註二十二)

(五)福建南安於六十年十二月上旬出現一股反毛武裝自稱白軍義勇隊，經常破壞大田、德化一帶匪公社糧倉、橋樑、鐵路、工廠。(註二十三)

(六)廣東紫金地區最近出現一股反共武裝，由一胡姓青年領導，其成員卅餘人多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和「五類份子」子弟，該股武裝經常活躍於該縣和鄰近各縣農村搶劫匪倉庫糧食。(註二十四)

(七)六十年八月下旬某日，有匪運糧車一軸，由匪軍三名押運，自福建莆田駛往廣州，當行至該省南安附近山區時，突遭反共武裝廿餘人截擊，雙方當即展開槍戰，經激戰約二十分鐘後，共軍全部被擊斃。反共武裝乃將該車破壞，並將車上糧食運回山區。(註二十五)

(八)廣東陽江、陽春地區雲霧山區有反共游擊隊七百餘人，由廖柏如、徐玉階二人領導，五十七年十一月間曾在陽江之合山與匪軍二千餘人發生戰鬥，當時反共武裝遭挫敗，五十九年九月以後，下放兩陽地區知識青年，有一部份參加該股游擊隊，因此該游擊隊近又不斷展開反共活動。(註二十六)

(九)廣東雲浮縣有以貧下中農為主組成的反毛反共武裝一股，襲擊該縣安塘墟匪收購站，除搶走部份待運廣州的副食品和守倉民兵長槍數枝外，並殺死負責之匪幹二人。(註二十七)

(十)曲江縣反毛匪幹張文華等，「文革」期間遁入該縣東北與始興、南雄交界山區，最近結合曲江地區部份反毛匪幹和反共人民組織武裝游擊隊，經常搶劫來往車輛，破壞水利建設和劫掠公社耕牛。(註二十八)

四、羣衆反共事件

(一)惠陽匪潼湖農場為廣東省勞改機構之一，該場去年冬季為增加場內耕地面積，調人犯一千餘人前往修建潼湖大堤，施工期間由於配糧不足，副食缺乏，且無棉衣禦寒，致有年邁體弱人犯五十餘名凍餒而死，此事發生後，場內人犯極為憤怒，於前年十二月及去年元月初連續發生人犯暴動及乘隙逃亡兩次。(註二十九)

(二)福建同安縣前格鎮上安巷匪人民銀行營業所，某日遭二十餘名上山下鄉青年持械闖入，當場射殺所內五名職員及一名民警，除劫取其武器外，並搶去現款七千餘元，逃逸而去。(註三十)

(三)民國五十六年後藏江格利地區的杜蘭索多村成立公社，但公社成立後連年減產，匪却不顧西藏同胞死活，仍將有限的收成以各種名義壓榨下去，因此引起藏胞極端反感，不斷發生襲殺匪幹逃往山區的事件。(註三十一)

(四)珠海縣匪前山、萬山、廣昌及香洲等公社革委會正副主任等多係由駐防當地之匪軍下級幹部充任，該等匪幹部平日常藉勢欺壓鄉民，以致鄉民恨之入骨，鄉民乃施行報復，經常發生匪幹失蹤及被謀殺事件。(註三十二)

(五)安溪縣匪國營仙苑茶廠於去年七月四日晚間，被反共羣衆數十人放火，其中新寮及舊寮兩間規模大之茶廠及田野之茶樹均被焚燬。(註三十三)

(六)大陸各地不堪暴政壓迫的反毛民衆，乘冬季風高物燥，到處縱火焚燒山林，使廣大面積的樹林被燬。據悉：各地山林不斷發生火災是由於共幹思想變質，放鬆了護林防火工作，予階級敵人以可乘之機。(註三十四)

(七)廣東縣瑤族人民於文革期間曾多次發生動亂，匪派軍隊前往鎮壓，致當地瑤人對匪極具反感，對匪軍尤為痛恨，近來匪韶關區召集各項會議，瑤人均拒不參加。(註三十五)

(八)雲南瀘西縣萬段村農民岩羅(傣族人)，因所配糧食不够食用，在饑寒交迫下，屢次竊取該村匪糧管所紅糖充饑，在最近一次偷竊行動中被人發覺，奔告駐當地匪工作隊，該隊即派員九人前往圍捕，岩羅奮起抵抗，打傷匪幹七人，終因寡不敵衆，被匪工作隊員逮捕。(註三十六)

(九)順德縣匪順德糖廠係該省規模最大者，順德化肥廠及順德紙廠亦頗具規模。自民國五十八年多匪提出「自力更生」口號推行「地方辦廠」運動後，小型工廠如雨後春筍，但均虛有其名，迄今仍未達成預定生產指標。

，揆其原因，主要為原料資金缺乏及機器簡陋；同時工人藉故怠工或將機器開至最高速，或暗中將廢物滲入成品中，或將砂石、鐵屑等擲入運轉中之機器，使原料、成品、機器發生損壞，亦為減產原因之一。此外，順德糖廠工人對匪軍隊進駐工廠減少工人工資百分之十，在規定勞動時間外進行義務加班加點極為不滿，順德化肥廠工人對匪迫令彼等眷屬為該廠擔任義務養豬等工作，亦均表不滿。（註三十七）

（十）廣東惠陽匪淡水公社東明生產大隊糧食分配額各不相同，如該大隊新屋生產隊因位於沙田水庫下游，水源充足，土質好，去秋豐收，每一全勞動農民每月配穀四十五市斤，老人與兒童三十市斤，而東明生產隊土質劣，新種大部份為雜糧，故全勞動農民每月只配二十七市斤，小孩十八—二十市斤，春節即無糧過年。農民與匪幹要求公社調撥糧食，未獲批准，生產小隊匪幹遂將全部穀種分配給農民，每戶五十市斤穀種，幹部每人二十市斤充飢，事後，公社匪幹將生產隊隊長張志雄與副隊長張源扣押至公社進行審問，再送至縣匪公安局處理，至今仍下落不明。（註三十八）

三 匪區人民反共的心理

綜上所述，可見參加反毛反共抗暴的大陸人民，在成份上，並不限於共匪一向橫施打擊的「階級敵人」，主要還包括農村基層匪幹，工農羣眾和被追「插隊落戶」「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在年齡上，則以青年為骨幹，他們對匪進行反抗鬥爭，並不單純是基於經濟上的困苦，最重要的還是由於他們在政治上對匪有強烈的不滿，因此一向被共匪倚為主要力量的基層匪幹也參與其事。

在共產統治下的人民，一切財產全被共掉，變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共匪又藉援外為手段，策動「世界革命」，加緊糧食輸出，以奪取外匯，搶購戰略物質，更為了適應戰備的需要，不理人民死活，在大陸糧食普遍歉收減產之際，反而削減人民口糧，並以政治壓力要人民多存儲備糧（註三十九）。人民每日勞動所得均被匪以各種方式變相沒收，以致長年不得溫飽，而農村與城市在生活上的差別日益擴大，生活越來越艱苦，加以毛共永無休止的政治運動，變本加厲的壓榨、奴役，已到了無法再忍受的地步，所以日夕希望

匪區人民的反共抗暴

變天，恢復以前自由溫暖的生活方式，即使是毛共一向認為可靠的貧下中農也有顯著的轉變，他們表面雖不作露骨的反抗，但對毛共的指示和政策，暗中採取敷衍態度，因為他們替毛共賣命出力，替它火中取栗，但廿多年來，依然未改過去貧窮落後的面貌，而困苦的程度，有增無減，遂產生叛離思想，不滿的情緒日益高漲。

大陸各級共黨幹部也因匪政策經常變動，使彼等無所適從，如一度被指定為毛匪接班人之劉匪少奇及林匪彪，曾幾何時，均被戴上「工賊」「叛徒」「賣國賊」的帽子而遭整肅，致一般匪幹均有朝不保夕之感，加以毛匪對他們不斷進行鬥批，思想逐漸蛻化變質，普遍抱著過一天算一天的態度作無聲的反抗。較激進者，則加入反毛反共的行列中對匪展開一系列的鬥爭。毛尼會談後，匪幹因不滿毛曾由所謂「革命外交路線」轉變為「聯美制俄路線」，在三氣——怨氣、洩氣、不服氣之外，又加上「嘆氣」（註四十），凡事抱著消極敷衍的態度，能推就推，不願負責，並放鬆對各種措施的領導。「文革」初期，匪軍在林彪的支持下，清洗了反毛反林的重要幹部，曾幾何時，林彪以及重要的林系幹部，在毛匪免死狗烹的政策下亦難逃整肅的厄運，因而引起大陸各地的匪軍頭目以及「支左」、「支農」匪軍的憤慨與反抗情緒，據去年十一月五日香港電訊稱：多數匪軍區及駐各地匪軍首要，仍未改變消極反抗態度，尤以華南為甚，廣州匪軍部隊高級匪幹，直到目前仍不執行毛匪的建軍路線。

在反共抗暴的鬥爭中，知識份子擔任了最重要的角色。知識份子為七億人民中最先有反抗意識及反抗行動之一羣，早在一九五七年鳴放，反右鬥爭以後，毛共與知識份子的同盟破碎無餘，而在「文革」初期，知識青年就曾乘「紅衛兵」串連的機會，參加「造反」的行列，實行其「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共戰略，其後毛匪為了收拾大陸亂局，又不惜執行「絞兔盡，走狗烹」的政策，將奪權有功的紅衛兵也大部下放，「上山下鄉」使青年一代完全看清了毛幫的掙錢面目，而決心徹底造毛幫的反。

連年來，被匪下放的各階層知識青年總數約二、三千萬人，他們被下放於農村、工廠、礦山及邊疆，離鄉背井，得不到家庭的溫暖，受不到正當的教育，還要遭受共匪暴政的奴役、迫害、剝削和壓榨，且喪失了一切自由權利，因此激起了強烈的反共抗暴的意識和決心。

綜上所述，匪區人民、匪軍、匪幹、知識份子的反共思想可歸納以下三個結論：

(一)七億大陸人民除少數毛匪集團死硬份子——實際的統治者與既得利益階級以外，皆已普遍有反抗的意識，僅其覺悟的程度不同而已。此點，可從林彪叛毛的事實獲得證實。

(二)局部的、地區性的或基於特定條件而產生的反抗顯然與日俱增。

(三)最基本而有力的反抗是經濟主義的反抗，即農生產者基於其生活條件受有殘酷的壓榨和剝削，為求自身生存起而發動的反抗，至少在意識上已普遍存在。

四 結語

大陸人民的反共意識和抗暴行動不僅影響大陸各地的社會秩序，且使共匪經濟蒙受重大的損失，匪偽政權內部不斷地發生分裂和鬥爭，致使反共反毛的鬥爭，此起彼落，永無了時，事實上，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所掀起的大陸亂局，一直沒有能平伏下來，而大陸人民反共抗暴的鬥爭，伴隨著武鬥、下放、備戰等各項政治迫害，經濟剝削和動亂情況的日益加深，也不斷地發展擴大而深及匪偽黨政和軍隊內部，其所以還未曾形成大規模的鬥爭高潮，不外有下列幾項原因：其一是大陸幅員廣闊，很多地區的反共反毛鬥爭，各自分別秘密進行著，不容易很快集中起來，其次是毛幫對此類消息的全力封鎖，不使外洩，最重要者為：匪黨團與特務控制甚嚴，匪以糧食的配給，控制了大陸人民的活動範圍，使反共行動聯繫困難。

我們深知，任何共黨統治下的人民欲起而推翻共黨政權，從而完成社會制度的變革，實較非共黨國家人民之發動一項革命存在著更多的困難，此不獨因共黨統治者擁有一套特別兇猛的統治伎倆，更基於共黨統治下人民無論生產或生活，皆受共黨壟斷獨佔制度所控制，人民難免產生聽天由命的宿命觀，使一次大規模反抗的發起極為困難。職是之故，我們不能因大陸迄今未發現全面性有組織的反共革命，即斷言反共革命不致發生，我們必須基於科學的分析，認清大陸變局發展的方向，並進而求之於己，以我們各種所能的力量，對大陸的反共抗暴革命運動，予以積極有效的支援，聯合他們，結合

他們，使成為全面的、大規模的、有組織、有領導、有共同政治綱領的革命羣衆，作為我們反攻大陸的內應，一舉將共產暴政摧毀。

(註)

- 註一：中央社電，一九七二、七、二十
- 註二：工商日報，一九七二、八、二十八
- 註三：敵後情報資料
- 註四、註五、註六：同註三
- 註七：中央社電，一九七二、三、二十五
- 註八、註九、註十：同註三
- 註十一：中央社電，一九七一、九、十
- 註十二、註十三、註十四、註十五、註十六、註十七：同註三
- 註十八：中央社、香港航訊，一九七二、十、五
- 註十九、註二十：同註三
- 註二十一：中央社電，一九七二、七、二十
- 註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同註三
- 註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同註三
- 註三十四：中央社電，一九七三、一、十三
- 註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同註三
- 註三十九：中央社電，一九七二、十一、二十九
- 註四十：中央社電，一九七二、三、十九

民國六十二年元月十七日完稿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印行

歷史寫下了答案

「共產黨宣言」一二〇年

發行人：吳俊才
著者：尹慶輝